

虎俠嬌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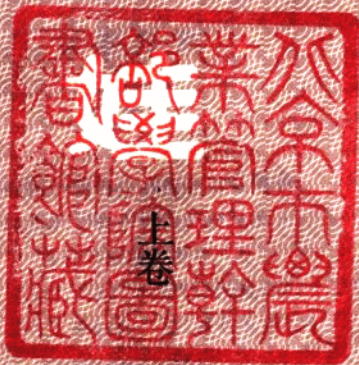
秦 红 著

124.8
25-61

虎侠娇

秦
红
著

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该书由香港著名作家秦红著。南北金剑本是几代结拜兄弟，在一次决斗中武林高手被害，这使后辈种下了复仇的种子，一谜未解，又起一谜，长安女子失踪，一路遭难，生命系于一线，铁血英雄路，梦游温柔乡，武林儿女私情更使你牵肠挂肚，为独占武林宝座，神秘的蒙面仙女屡屡施计，武林高手频遭暗害，武林后辈为复仇伸张正义，求拜于高手，苦练武功，力挽狂澜，拯救武林，全书看完你才知谁是谁非，揭开离奇古怪之谜。

虎 侠 娇 娃

(共三卷)

秦红 著

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北里25号)

黄冈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8.375印张 6插页 637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0

ISBN7—5074—0049—2/I·001

定价：(全套)8.90元

目 录

上 卷

第 一 回 宝剑送尽兰金义
驃骑踏遍关山路

第 二 回 关子昂途中遇敌
钟南山湖畔伏尸

第 三 回 武林风云群英会
草莽龙蛇两虎争

第 四 回 醉卧松林述往事
血醺素绢表衷情

第 五 回 废园探幽戏才女
闹市策骑遇丐婆

第 六 回 姹紫嫣红谁家院
燕语莺声满谷春

第七回 百花仙子心狠辣
掏天神偷难遁形

第八回 百花谷主布陷阱
盘龙峡雪埋寒英

第九回 清血化为原上草
凄凉伴作西风客

第十回 长驱万里送人质
力策双骑掠凶踪

第十一回 蒙面客闯百花谷
骆总管戏左丞相

第十二回 月下花前情难寄
风起云涌雨欲来

第一回 宝剑送尽兰金义 骠骑踏遍关山路

夏夜。

三更时分。

月色朦胧，四野虫声唧唧，萤火虫穿飞于黑暗的树林间，月儿也穿飞于一簇一簇的浮云中，时隐时现，忽明忽暗，宛如一个既羞怯而又贪玩的少女，一会儿出来偷窥一下，一会儿又躲入深闺里去。

这是一个不太光明也不太黑暗的夜晚，看不出一点绮丽之处，也看不出一点恐怖之处……

“唉……”

蓦地里，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，由一株高大的菩提树下传了过来！

那是一个男人，他纹风不动的伫立在那株菩提树下，仰首凝望着夜空中那一轮时隐时现的月亮，由于浓郁的树荫遮掩了他整个身子，故此看不清他的年龄和面貌，也看不清他的衣着颜色，只能约略辨出他身材健昂挺伟，腰间悬着一柄长剑。

就在他叹声甫落之际，他身后不远的一片密林，倏然闪出一个身段苗条，面罩薄纱的白衣女子！

白衣女子闪出树林，静立着犹豫半晌之后，这才轻移脚步，朝菩提树下的那个男人姗姗走过去，步履优美有致，不带一点声响，有如幽灵一般。

菩提树下的男人依然仰望夜空巍立不动，但背上却像长

有眼睛，容得白衣女子走至身后两丈之处，突然开口道：

“来了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遽然刹住脚步，机冷冷打了个寒颤，垂首低声
道：

“嗯，来了。”

菩提树下的男人也不转过身子，缓缓道：

“你来，他知道么？”

白衣女子微微摇首道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菩提树下的男人略一沉吟，又问道：

“令弟说那是你的主意，那么，你这样做，他，我说的
是他，他知不知道？”

白衣女子沉默片刻，轻轻答道：

“这还要问么？”

菩提树下的男人浑身一震，猛然旋转身，厉声道：

“你是说‘他’知道？”

白衣女子吓了一大跳，惶然退出数步，点了点头，颤声
道：

“你，不能原谅么？”

菩提树下的男人一对精眸神光暴射，严厉的注视了她一
会，忽然敛目长叹一声，全身直欲瘫痪，无力地靠上树身，
臂举挥了挥道：

“好，我会成全你的愿望，现在你去吧！”

白衣女子如逢大赦，连忙向他敛衽一福，转身匆匆奔入
林之中。

菩提树下的男人目送她隐入林中不见，一颗头慢慢垂
下，静默良久之后，嘴里“哼哼，哼哼哼”的冷笑几声，猛

可反手一掌击出，只听“喀啦！”一声巨响，身边那株人腰粗细的菩提树竟然应手而断，高达五丈的树身慢慢往后倾斜，终于“轰隆！”一声倒落地上，只震得尘土飞扬，宿鸟惊飞，吱吱喳喳的闹成一片！

与此同时，他纵声哈哈狂笑，身如怒矢般破空射起，一转眼便掠出七八丈远，投入茫茫夜色之中，遥空传来他的朗吟道：

“余以兰为可恃兮

羌无实而容长

委厥美以从俗兮

苟得列乎众芳……”

声调悲哀沉痛，渐远渐渺，终于归于静寂……

×

×

×

清晨。天空下着霏霏细雨。

赣东龙虎山中，七十年来被武林人视为“武林决斗场”的龙虎台上，一大早便已万头钻动，麇集着一千多个形形色色的武林人物！

这众多武林人物，在龙虎台四周布成一个水泄不通的大圆圈，或坐或立，三三两两围聚谈论着，人声鼎沸，像蜂窝，“嗡嗡”之声不绝，从他们谈话中，可知一场惊天动地的龙争虎斗又将在这个“武林决斗场”上举行了！

时值夏末，早晨的天空阴霾无日，细雨绵绵，虽然秋季未到，但龙虎山已呈现出萧条的景象；蒙蒙的细雨，就像一个女人在默默啜泣，悲哀一个生命的即将结束！

“来了！”

“来了！”

突然有人这样高喊起来，整个龙虎台登时一静，坐在地

上的纷纷起立，引颈向山下望去，果见那西北方一条通向这边的山道上，正有两个中年人和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年，分骑两匹黑白神驹，并辔缓缓驰来！

“啊，不错，那是‘金兰双剑客’，他们真的来了！”

“穿黑衣的是代理‘武林盟主’关祖泳！”

“穿白衣的是他的义弟蓝祖针！”

“还有那个孩子是谁？”

“那是关祖泳的儿子！”

“好，这可能是他们关蓝两家的历史重演，但蓝祖针怎不把他的儿子也带来？”

“蓝祖针的儿子只有九岁，什么也不懂，带来干么？”

“咳，当今武林‘东庄西堡南北金兰家’，前两位突然自杀身死，后两位却莫名其妙的要决斗，这是从何说起呀？”

“是啊，武林四大世家从此将只剩下一家了！”

“喂，你们猜今天他们两位谁会赢？”

“我看关祖泳赢面大，他是代理武林盟主——”

“未必见得，他们关蓝两家自‘南北双剑圣’以来根本就分不出优劣……”

众人议论纷纷之间，那两匹黑马神驹已驰至临近，只见那两位被称为“金兰双剑客”的中年人面貌均极英俊脱俗，神态潇洒飘逸，骑黑马的蓝祖针身穿白衣，年在三十七八；骑白马的关祖泳身着黑衣，年约四十左右，他身前的那个少年面目白皙清秀，但表情冷漠，眉宇间透着一丝早熟的气色。

金兰双剑客并辔驰至龙虎台的人堵外时，人群立刻骚动起来，大家在努力着腾开一条通路让决斗者进入决斗场

中。

身穿黑衣的老大关祖泳首先勒停白马，别望身左的蓝祖针苦笑道：

“真是意外，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的人来。”

蓝祖针剑眉微扬，冷冷一笑道：

“哼。当年你我祖父决斗时，愿意为他们当见证的多得不可胜数，可是今天。当我们自动要决斗时，这么多人中竟无一人肯为我们见证！”

关祖泳仰望阴沉的天空，不理睬雨点打到脸上，痴痴地道：

“唔，这或许是他们认为再为蓝关两家当见证是一桩残酷的事吧？”

蓝祖针鄙视他一眼，扯唇道：

“也许是的，那么看在你我祖父和父亲的面上，我今天不宣布你的罪状便了！”

关祖泳微微一笑，淡然道：

“随你，可惜你儿子年纪还小，否则我们也可以遗命他们继续交往着试试，我不相信蓝关两家友谊如此经不起考验……”

这时人群已让出一条通路，金兰双剑客于是终止谈话，拍马昂然进入场内，关祖泳驰至南面下马，蓝祖针在北面落地，同时不自觉地探手问问悬在腰间的宝剑。

于是，乱哄哄的人声慢慢静止下来了。

关祖泳拉着儿子跳下马，拍拍他的肩膀，感伤地笑了一笑道：

“子昂，要是你娘还在世的话爹爹无论如何不会把你带到这地方来的……”

关子昂抿着红润的嘴唇点了点头，表示已领会他的话之意。

关祖泳蹲下身，双手抱着他的腰身，抬脸恳切地道：

“我再说一次，多多和你蓝叔叔今天这一斗，谁死谁生全在未知之数，等下要是那个不幸落到爹爹头上，你不会哭吧？”

关子昂又点点头，极低极低地道：

“不会，爹爹！”

关祖泳脸上现出骄傲的笑靥，接着又道：

“同时，你将勇敢的走上自己的道路，嗯？”

关子昂点着头，拚命夹着眼皮，努力不使眼泪滚下来。

关祖泳凝望着他那坚毅的脸色，感到自己的血液已在儿子的身上流动了，他欣慰地一笑，探怀取出一封信塞入儿子衣内，低声道：

“要是爹爹战败而死，你把这封信交给他，知道么？”

关子昂星目闪出一丝疑虑，深深注视爹爹好一会，坚决地道：

“撕掉，爹爹，您会赢的！”

关祖泳含笑摇摇头，站起再度伸手拍拍他的肩膀，然后徐徐转过身躯，举步向场中走去。

挺立在北面的蓝祖针见盟兄已经出场，面上陡现一股森森杀气，立即举步走出！

两人步履皆是沉稳缓慢，一步一步相对迈进，距离越^缩越近，整个龙虎台霎时静得鸦雀无声，数不清的眼睛一齐紧钉在他们两人身上，每个人都在心里这样想着：不管这一对一向情逾亲兄弟的金兰双剑客发生了什么解不开的仇恨，关

家的“飞花剑法”和蓝家的“流光剑法”总算又要交锋一次了！

关家的“飞花剑法”以神妙轻灵变化莫测称绝武林，蓝家的“流光剑法”以奇奥凌厉冠绝天下，自从七十年前“南北双剑圣”较技同归于尽之后，蓝关两家便化干戈为玉帛，两家的剑术因此即未再正式较量过，究竟孰优孰劣，至今仍是一个谜。

这个谜，可能就在今天揭晓了！

细雨，仍在霏霏落着，龙虎台四面数以千计的观战者，每个人的心弦都随着金兰双剑客的越趋越近而更加紧张起来。

就在关祖泳和蓝祖针走至相距不到一丈的时候——

蓦然，空中长啸声起，但见一条灰影由场外疾飞而至，迅若电掣般降落在决斗场上，恰好置身于决斗双方中间！

那是一位银须皤皤的灰衫老人，手握一支紫竹杖，浓眉狮目，鼻挺嘴阔，相貌威严中透着几分慈和，看年纪已在八旬以上，但精神矍铄，双目炯炯，分明是一位内外兼修功臻神化的武林宿彦！

“咦，这老人是谁？”

“牧羊老人钟南山！”

“啊，他就是牧羊老人？”

龙虎台四周顿又起了一片惊诧和议论之声，每个人都因这位武林一代奇人的突然来临而惊奇不已。

牧羊老人钟南山！

这位五十年前即已名震武林的一代奇人，人们只知道他是“金兰双剑客”的父执，据说一身武功高不可测，生性淡

泊，喜牧羊于深山之间，平日极少在江湖上露面，但只要他一出现江湖，毫无疑问地必有一个十恶不赦之徒残废或死亡，声誉之隆，不在“宇内六怪杰”之下。

他，这位性情淡泊的牧羊老人，今天忽然现身龙虎台，所为何来呢？

来为金兰双剑客当见证？

或者为劝架来的？

不，绝不是劝架来的，七十年来，凡是走进“武林决斗场”的决斗者，双方的仇恨都是严重到无法妥协而非分出生死不可的地步，因此只要进入决斗场的人，谁都知道劝解只是徒费唇舌而已。

人声鼎沸了一阵，又慢慢平息下去，只见金兰双剑客同时朝牧羊老人恭敬施礼，嘴唇翕动着，似在说些问候的话。

等到全场恢复静肃时，只听牧羊老人沉声道：

“说啊，你们金兰双剑客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蓝祖针面现悲愤道：

“钟老伯请原谅，小侄已说过不宣布他的罪状！”

牧羊老人微“哦”一声，寒脸转望关祖泳问道：

“祖泳，你身为武林代理盟主，可是干了什么坏事？”

关祖泳微泛苦笑道：

“说了徒自招人耻笑，还是让它永远埋葬了算了！”

牧羊老人目光一凝，怒道：

“这么说，你是承认干了坏事了？”

关祖泳又苦笑笑，不表是否。

牧羊老人又怒道：

“祖泳，老夫无权阻止你们火拼，但是你若承认老夫是

你父亲的至交，就把事情说出来！”

关祖泳沉默良久，黯然垂头道：

“钟老伯，小侄修养不够，还无法杜撰一篇罪状加在自己身上……”

蓝祖针闻言勃然大怒，瞪眼厉喝道：

“姓关的，你若是男子汉就不该说出这种话来 赢人 同情！”

关祖泳微一冷笑，别望牧羊老人道：

“您看，钟老伯，这事已到了无可妥协的地步，小侄即使有什么罪恶，何不让小侄掩没了这个罪恶，或者让他将小侄和罪恶一并埋葬了呢？”

牧羊老人耿耿怒视他们一阵，突然退出三步，嘿嘿冷笑道，

“好吧，老夫也知道凡是走入这龙虎台的人都成了疯子，只是老夫很替你们金兰双剑客惋惜，须知二龙相斗鱼蟹虾蟹受伤，今天你们任何一个死了都将为武林带来极大的不幸，而且祖泳，你是武林代理盟主，下月初一必须亲赴伏牛山主持每年一届的‘武林公正大会’，明年元月又是十年一届的改选‘武林盟主’之期，假使你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，那你就只管任性干吧！”

说到这里，两眼忧郁而又极端不满各瞥了关蓝二人一眼，见他们毫无悔悟之色，不由沉声一哼，身形猛然一仰，倒纵起四丈高，好像一只脱弓飞箭，疾射出人群外，只两个起落便走得没了影子！

牧羊老人，这位武林奇侠，一生中极少插手管人家闲事，但不插手管事则已，每插手必能迎刃而解，有时甚至不必亲临，只稍命人带一句话即可将一场滔天大风浪化为乌

有，然而今天，他在两个侄子面前吃了瘪，终其一生，只怕再没有比今天这件事更令他伤心而又愤怒的了。

蓝祖针眼看牧羊老人掷袖而去，忍不住热泪直流，颤声道：

“祖泳，为了我们关蓝两家上两代的名誉，我没有办法不杀你，现在，咱们动手吧！”

关祖泳颌颌首，神色冷漠地举步向前跨去。

蓝祖针也向前跨出，全场空气登又紧张了起来！

双方来至离五尺左右距，关祖泳挺眉“嘿！”出一声，蓝祖针跟着也“哼！”出一声，两人右手同时霍地往腰间探去——

一片悠扬的龙吟声中，但见空中青芒倏闪，宛如云端里的闪电“嗖！”地那么一下，随即光敛影消，蓝祖针拖剑连连数步，满脸惊恐之色，怒吼道：

“你，你，姓关的，你为何不动手？”

关祖泳含笑默立不答，片刻之后，徐徐转身向儿子关子昂走上三步，关子昂骇然大叫一声，飞步跳到他的身前，关祖泳垂直的左手微动着，慢慢解下腰间的宝剑递给儿子，等到关子昂伸手接过宝剑后，一幕惊心动魄的情景出现了！

全场观战者正瞧得莫名其妙，陡见关祖泳头一勾，身躯向前一倾，蓬然一声倒在地上，上身和下身脱了节，登时鲜血喷射，五脏齐流！

原来，刚才众人看到的剑光一闪，敢情蓝祖针已一剑将他的腰身扫断！

“啊！”

“啊！”

惊呼声哗然而起，人群大大骚动了起来。

天啊！一个人被斩断身子竟然还会走路，并且还有力气解剑递给他的儿子，这是蓝祖针的“流光剑法”太已奇快之故呢？抑或关祖泳精神力量的极度表现？

关祖泳为什么不动手？难不成他拔剑不及？

“不，老子看得出来，关大侠根本没有动手之意！”

“但他为何不动手？”

“是啊，明年元月华山选举‘武林盟主’，关祖泳可说十拿九稳，他干么情愿死在他盟弟的剑下？”

“哼！蓝祖针还算是他的盟弟么？”

群众在议论纷纷，而关子昂默默地在爹爹尸体前屈右膝跪下，默默地将爹爹的尸身接拢好，这才抬目向那个呆若木鸡的蓝祖针望去，眼睛润亮火红，闪耀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慄的东西！

这种东西，终于将那个呆然失神的蓝祖针刺醒过来，他含泪走到关子昂面前，抖着嘴唇道：

“子昂，我儿子年纪还小，但我可以等着你，如果有一天你自觉有把握时，我愿意用木剑接你的！”

关子昂冷冷的一句话也不说，只由怀中取出爹爹嘱咐交给“蓝叔叔”的那封信，向蓝祖针脚下丢了过去。

蓝祖针微微一愕，俯身拾起信封，抽出信笺看了看，突然面色大变，跟着是一脸迷茫困惑之色，仿佛三魂七魄通通脱出了躯壳，双手慢慢垂下，手上的信笺飘飞落地！

关子昂目光紧随着信笺移向地上，只见那信笺上寥寥写着十几个的墨字：

“希望我的死，能够找回以前的蓝祖针！”

是的，找回以前冰清玉洁正气凛凛的蓝祖针，只凭这句

话，已完全证明爹爹没有干过什么坏事，爹爹只是为了蓝关两家的名誉和友谊，以死来“劝谏”这个变了本性，真正干了什么坏事的蓝叔叔！

不！这个杀死爹爹的人，还是我的“蓝叔叔”么？

“错！”

一声脆响，两截断剑掉落地上，关子昂猛抬头，发现蓝祖针已将随身“白虹宝剑”弹断，满颊泪水望着自己颤声道：

“子昂，我不知道你爹爹怎么会变得这样残酷阴险，但尽管如此，我蓝祖针仍不会把他的罪恶宣布出来的！”

话罢，转身大步走开，但只走出三步，却又刹住脚，缓缓掉过头，两眼充满怀疑之色凝望关祖冰的尸体，好一会，这才决然回头走至自己的坐骑旁，一跃上马，抖僵纵马冲出人群，头也不回直向山下驰去！

观战众人又纷纷议论起来，他们大多数断定“错”的不是关祖冰，因为他们不相信天下有那种愚蠢到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而去制造“阴谋”的人！

但毕竟精彩的场面已经过去，大家谈论一阵也就开始下山，不消盏茶功夫便走了个精光，只剩下一个孩子，一匹白马，一具血淋淋的尸体，和天上绵绵而落的细雨……

不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人没有走，正当关子昂低头闭目静地不动的时候，忽觉有一只手掌放落到他的肩上，只听有个苍老的声音叹息着道：

“孩子，你父亲已死，下月伏牛山的‘武林公正大会’怎么办？”

关子昂也不管这人是谁，仍然低头闭目不动，只轻轻答道：